

《上汝州郡楼》说李益

□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



李益像

黄昏鼓角似边州，三十年前上此楼。今日山城对垂泪，伤心不独为悲秋。

——唐·李益《上汝州郡楼》

这首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（唐德宗贞元二十年）。当时的李益，已经57岁。对于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讲，在此之前上溯，他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。就他个人经历而言，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，又远走边塞，先后在朔方、幽州、鄜坊、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的军旅生活；就时局变化而言，唐朝愈来愈走向没落，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，代宗、德宗两朝，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，淄青、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。

世界那么大，该去的边塞他都去看过。

在公元783年（德宗建中四年），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；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，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。30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。他旧地重游，想到此身，从少壮变为衰老；想到此地，经受于戈洗礼，是腹地却似边陲。城郭依旧，人事全非。此时，抚今思昔，百感丛集，忧时伤世，万虑潮生，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，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。

但是，年近花甲之年，他时来运转，被皇帝看中调往京城，一直做到礼部尚书。当他脱离了边塞生活，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歌的生活来源。

所以，在李益之后，唐代边塞诗就走向衰途了。

看着黄昏夕阳斜下，耳边听着鼓角声声，仿佛又到了边疆的州郡一样，30年前，我就上过这座郡楼。面对今天的山川破碎，我不仅是因为秋天而悲伤啊。

写下这首诗的时候，李益的内心是悲怆的、凄凉的，透着一股子苍凉之感。

开篇七个字，“眼看”“耳听”“心想”全有了，文字精练无比。随即回到现实，我还是30年前登上这座楼的，楼还在，城还在，但人事全非，看看破碎的山川，我的伤心可不是为了悲秋啊。

李益（约公元750年—约公元830年），字君虞，陇西狄道（今甘肃临洮）人，后迁河南郑州，唐代诗人。他出身陇西李氏姑臧房，大历四年（769年）进士，初任郑县尉，久不得升迁，建中四年（783年）登书判拔萃科。因仕途失意，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。他以边塞诗作出名，擅长绝句，尤其是七言绝句。

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让诗人如此悲伤呢？结合历史，我们来说说李益想做的事。这首诗写于公元804年，李益生于

公元750年，卒于830年，享年80岁，是唐朝少有的长寿诗人。写这首诗时，李益55岁左右，从20岁左右登科为官，经历了三十多年，看着唐朝一代代逐步由兴盛走向衰落，再难有当年的兴盛之世，心中苦闷，但又无法诉说，也就是看透不能说透，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心情，才有“伤心不独为悲秋”之句。

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。境界苍凉，寄意深远。诗的首句中，“黄昏鼓角”写的是目所见、耳所闻，“似边州”写的是心所感。李益曾久佐戎幕，六出兵间，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是非常熟悉的。这时，他登上汝州城楼，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，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，物与我会，情随景生，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，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。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，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，分量是极其沉重的。这里虽然只用“似边州”三字淡描一笔，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，贯串全篇。

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，第二句“三十年前上此楼”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。这句看来很平常，而且写得又很简单，既没有描绘30年前登楼的情景，也没有叙述30年来人事的变化；但字里行间，感慨系之，联系上一句读来，正如孙洙在《唐诗三百首》中评杜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诗所说，“世运之治乱，年华之盛衰……俱在其中”。

第三句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，也会使人想起杜甫《春望》中那“国破山河在”的名句。而在李益当时说来，这面对山川、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、千头万绪的，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，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，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，最后就以“伤心不独为悲秋”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。

自从宋玉在《九辩》中发出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，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”的悲吟后，“悲秋”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。其实，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。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，杜甫也不必在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“摇落深知宋玉悲”了。

这里，李益只告诉读者，他伤心的原因“不独为悲秋”，诗篇到此，戛然而止。那么，到底为什么呢？说话时，及时打住，留点意味未尽的余地，让别人自己体会出来的效果，可能比直接说出来更好。此时再来看看诗人的这首《上汝州郡楼》，可能会有一番更深的感受。

这首诗的妙处，正在于它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篇外不尽之意、弦外绕梁之音。

纵观历史，凡是文人，大多忧国忧民、悲愤愤世。登上这座城楼，面对黄昏、听着鼓角，就涌出如此之多感慨，为国家担忧、为百姓惦念。一股苍凉之感扑面而来，让人在诗篇的苍凉中感受诗人的博大情怀。

唐代汝州地处中原，交通便利，距离东都洛阳不足百英里，其自然环境优越，历史文化悠久，不少诗人曾在此留下不朽的诗篇。

汝州籍诗人与流寓汝州的诗人，都喜欢在诗中用汝州自然风物意象来加以描述。汝州的淳朴民风也影响到诗人们以写实为主的风格特征。汝州籍诗人更倾向于选取广阔的社会内容入诗，展现更为深远的人生意境，流寓汝州的诗人则喜欢在诗中表现自己的生活画面和生活经历。

唐代汝州诗歌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于，汝州的自然和人文都影响到唐代汝州诗人的创作内容和风格，汝州的道家文化和隐逸传统，对汝州诗人诗歌题材的选择和内涵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擅长写边塞诗的李益这首《上汝州郡楼》的七绝，虽然不是边塞诗，但与诗人的边塞经历有关，也染上了一层边塞色彩。

这首诗，从写作诱因看，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，其境界苍凉，寄意深远。它反映了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，表达了诗人所怀的时代忧伤。

根据下孝堂《李益年谱稿》及谭优学《下着（李益年谱稿）之商榷》一文的考证，李益生于玄宗天宝七载（748

年），在代宗大历四年（769年），也就是他22岁时得中进士。这首《上汝州郡楼》诗大约写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（804年）他57岁时，由此上溯30年，其第一次登郡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。

辛弃疾在一首《丑奴儿·书博山道中壁》词中更说：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。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这位壮志难酬的词人，不但不说悲秋，反而夸凉秋之“好”，这又是深一层、曲一层的说法，其感情就更微妙了。联系这些关于“秋”的诗词，再来领会李益写这首《上汝州郡楼》时，低回感慨的复杂心情，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深度和容量了。

李益是个不折不扣的边塞诗人，也是唐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诗人。其诗歌成就背后，是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人生选择。个人、家庭、国家的三重际遇，共同把他推向边塞。

“荏苒从役，其中虽流落南北，亦多在军戎。”我们知道，王维、岑参、高适、王昌龄等人也创作过很多优秀的边塞诗，但他们或者是因公务暂时出使塞上。如王维，或者只有短暂的边塞生活体验，如王昌龄等，甚至还有诗人，连边塞都没有去过，就创作边塞诗。正是因为对艰苦的边塞生活有切身体察，李益才能创作出丰富的边塞诗篇。

比如他的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：“回乐烽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没有亲身经历过边塞军旅受降的人，是很难写出这种感觉的。

李益身处大唐帝国盛衰的节点上，边塞、战争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抹去的重要元素。加上祖上高门将风和个人仕途的失意，走向边塞就成为自然的选择。在边地几十年的生活，使得他对边塞战情、风物、人情既有纵向的积累，也有横向的感知。

而这，正是其他诗人所无法比肩的。

李益不仅是一个边塞诗人，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种。他为世人所熟知，一是因为边塞诗作，二是因为与霍小玉的感情纠葛。

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《霍小玉传》，记载了李益负心薄幸、辜负妓女霍小玉的故事。作者蒋防是唐宪宗时期的人，当时李益还活在世上，造谣的可能性不大。霍小玉原是霍王府上一婢女的女儿，15岁时，霍王死了，霍小玉和她母亲都被赶出王府，沦为娼妓。16岁时遇到李益，当时李益20岁出头，应该是在大历六年（771年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。

霍小玉明白自己的地位无法和李益真正在一起，于是她和李益约定：“妾年十八，君才二十二，迨君壮室之秋，犹有八岁，一生欢爱，愿毕此期。”霍小玉希望和李益一起相爱8年，之后任由李益选取名门闺秀为妻，自己出家为尼。但是，李益自授官郑县（今陕西华县）主簿之后，立即与高门卢氏女子成婚，并且躲避霍小玉不肯相见，霍小玉相思成疾而死。

作者同情霍小玉的悲惨命运，谴责李益的负心，爱憎分明。李益因为这等负心行径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谴责，自己的内心也留下了阴影。《霍小玉传》《旧唐书》等书记载李益对自己的妻子非常不放心，出门要把妻子绑起来才放心。

作品中写李益少有才思，丽词嘉句，时谓无双；又写韦夏卿为其“密友”。因此研究者认为蒋防所写即是唐肃宗时宰相李揆族子、著名诗人李益。鲁迅评《霍小玉传》说：“李肇《国史补》中云：‘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’，而传谓小玉死后，李益乃大猜忌，则或出于附会，以成异闻者也。”

我们都知道晚唐大诗人杜牧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但真正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却未必是他。因为他的“薄幸名”只是自个儿说说，而李益的“薄幸名”却被载入了史册。《霍小玉传》一出世，立刻爆棚大唐文坛，被传得家喻户晓，却未见李益站出来辟谣，可见所言不虚。

但作为诗人，李益的诗风豪放明快，尤以边塞诗为有名。他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，其边塞诗虽不乏壮词，但偏于感伤，主要抒写边地士卒久戍思归的怨望心情，不复有盛唐边塞诗的豪迈乐观情调。他擅长绝句，尤工七绝，名篇如《写情》《夜上西城》《从军北征》《受降》《春夜闻笛》等。其律体亦不乏名篇，如五律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“问姓惊初见，

称名忆旧容”，是历代传诵的名句。七律《同崔弟登鹤雀楼》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》（又名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》）等，均属佳作。今存《李益集》2卷，《李君虞诗集》2卷，《西堂丛书》本《李尚书诗集》1卷。

他每作一篇，教坊乐人以赂求取，唱为供奉歌辞。他创作的爱情诗词，往往墨迹未干，就被等在他家门口的音乐制作者人抢走，第一时间就会被大唐的当红歌手唱响在长安的大街小巷。其《征人歌》《早行篇》，好事者画为屏障。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为《江南曲》和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，前者写一思妇因丈夫是罢墮商贾，“重利轻别离”，每天不得相聚，因此不由得暗中后悔：“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”心理描写可谓传神入微矣；后者写受降城上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，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芦管悠扬激起乡思悠长，读来令人同情感伤。

四

李益的《上汝州郡楼》，是一首登临抒怀之作。

汝州，唐时属于都畿道，州治在今河南省汝州市。从地理位置来说，河南本是中州之地，汝州更是王畿近甸，本来应当是人烟相接，桑柘遍野的和平富庶之乡。但从安史之乱起，洛阳附近一带沦为战场，屡经兵火洗劫，早已残破不堪。安史乱平，藩镇割据，淮西地区从代宗大历十四年李希烈割据叛乱，到宪宗元和十二年吴元济被平定，前后被军阀割据近40年（779年—817年），其间战火频频，汝州地近蔡州，正是与军阀交战的前线地区。

这首诗当作于元和十二年淮西藩镇被讨灭之前。诗的开头一句“黄昏鼓角似边州”，就以深沉感喟的笔触勾画出一幅荒凉颓败、充满战争气氛的图景：日暮黄昏，田野萧条，凄凉的鼓角声不断地传到城楼上来。登楼环顾，恍惚中觉得置身于沿边的州郡。这种感受，令人联想起杜甫《秦州杂诗》中的某些诗句：“鼓角缘边郡，川原欲夜时。秋听殷地发，风散入云悲……万方声一概，吾道竟何之。”但那是置身真正的边郡，而李益却是身在王畿近甸的心腹之地，气氛竟如同边州，汝州一带军事形势的紧张和景象的寥落可知，一“似”字正包含无限伤时感乱之痛。

这首诗在构思上的显著特点，就是用30年前前后两登城楼所闻所感的相似，来集中表达对衰颓不振的唐王朝的深沉感慨。由于它充分发挥了绝句长于含蓄的特点，虚处传神，含蓄丰赡，颇堪咀嚼。

看透不说透，是人生的处世规则，是与人留一线的处世智慧，也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。有人说，看透不说透是幸福，看透并说透是痛苦，这都是人生的教训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，年轻气盛，事事都想发表意见，最终将自己处于被动之中。说话时，及时打住，留点意味未尽的余地，让别人自己体会出来的效果，可能比直接说出来更好。李益的这首《上汝州郡楼》，便是看透不说透的典型之作。

同时，所谓的文学经典，对于小说和戏剧而言，就是“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益的人生，从“少年才子与红粉佳人的倾城之恋，到动乱时代的身不由己，再到游戏人生的自我放逐”的三个阶段，正是建构文学经典的有力要素。因为这样的人生一定隐含着曲折坎坷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，一定能孕育出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。这也是蒋防和汤显祖之所以要选择他来创作“多情诗人薄幸郎”的原因。

但是，受过那么大的身心创伤，背负着那么沉重十字架的李益，他是如何活到那个时代很难得的80多岁的高龄呢？应是边塞的狂风大雪，雄山巨川开阔了他的胸襟，解放了他的心灵，刷新了他的存在感，把他从一个负心汉薄幸郎重铸成了一个伟岸的诗人。

作为诗人的李益，他不是依靠传奇的人生在诗坛上浪得虚名的。从25岁西游凤翔，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幕府任职，跟随边防军开展军事行动，至后来在燕赵一带边塞漫游的30多年时间，作为边塞诗人，他虽然比不上盛唐时期高适、岑参那些扛大旗的巨匠，但他以豪放明快的诗风独树一帜，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。

而他的这首《上汝州郡楼》，诗风豪迈壮阔，但却略感感伤，形象完整丰富，韵味含蓄深长，音韵和谐宛转，语言精练自然。不是边塞诗，胜似边塞诗。